

中華大典



中華大典

地學典

重慶出版集團
重慶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中華大典·地學典·氣象分典 / 《中華大典》工作委員會,《中華大典》編纂委員會編纂. —重慶:重慶出版社, 2013. 12

ISBN 978-7-229-07194-3

I. ①中… II. ①中…②中… III. ①百科全書—中國②氣象學—中國 IV. ①Z227②P4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3)第 274732 號

中華大典·地學典·氣象分典

編纂:《中華大典》工作委員會

《中華大典》編纂委員會

出版:重慶出版集團

重慶出版社

(重慶市長江二路 205 號 郵政編碼 400016)

發行:重慶出版集團圖書發行有限公司

(重慶市長江二路 205 號 郵政編碼 400016)

排版:南京展望文化發展有限公司

(南京市夢都大街 176-4 號 郵政編碼 210019)

印刷:成都東江印務有限公司

(成都市鹽井村 11 組 郵政編碼 610091)

開本:787×1092 毫米 1/16

印張:121.75 字數:3 890 千字

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數:1 000 冊

書號:ISBN 978-7-229-07194-3

定價:700.00 圓(全二冊)



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批准的重大文化出版工程

國家文化發展規劃綱要的重點出版工程項目

新聞出版總署列為「十一五」、「十二五」國家重大工程出版規劃之首

《中華大典》辦公室

主 任：于永湛

副主任：伍傑

姜學中

編 審：趙含坤

崔望雲

秘 書：宋陽

裝幀設計：章耀達

《中華大典·地學典·氣象分典》

責任編輯：楊希之

李盛強

康聰斌

責任校對：曾祥志

李盛強

康聰斌

特邀校對：南京展望文化發展有限公司

校對組

出版人：羅小衛

應用氣象總部

綜合部

綜述

《周易》卷三《无妄》《象》曰：天下雷行，物與无妄。與，辭也，猶皆也。天下雷行，物皆不可以妄也。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。茂，盛也。物皆不敢妄，然後萬物乃得各全其性，對時育物，莫盛於斯也。

又《象》曰：山下有雷，頤；君子以慎言語，節飲食。

《周易》卷四《恒》《象》曰：恒，久也。剛上而柔下，雷風相與，長陽長陰能相成也。巽而動，剛柔皆應，恒。皆可久之道。恒亨无咎，利貞。久於其道也，天地之道，恒久而不已也。利有攸往，終則有始也。日月得天而能久照，四時變化而能久成。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。觀其所恒，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。天地萬物之情見於所恒也。《象》曰：雷風，恒。長陽長陰合而相與可久之道也。君子以立不易方。

又《象》曰：解，險以動，動而免乎險，解。解利西南，往得衆也。其來復吉，乃得中也。有攸往夙吉。往有功也，天地解，而雷雨作，雷雨作，而百果草木皆甲坼，天地否結，則雷雨不作。交通感散，雷雨乃作也。雷雨之作，則險厄者亨，否結者散，故百果草木皆甲坼也。解之時大矣哉。《象》曰：雷雨作，解。

《周易》卷六《豐》《象》曰：豐，大也。明以動，故豐。王假之，尚大也。勿憂宜日中，宜照天下也。日中則昃，月盈則食，天地盈虛，與時消息，而況於人乎，況於鬼神乎。《象》曰：雷電皆至，豐。君子以折獄致刑。

《周易》卷九《說卦》昔者，聖人之作易也，幽贊於神明而生蓍，参天兩地而倚數，觀變於陰陽而立卦，卦，象也。蓍，數也。卦則雷風相薄，山澤通氣，擬象陰陽變化之體。蓍則錯綜天地參兩之數，蓍極數以定象，卦備象以盡數，故蓍曰參天兩地而倚數，卦曰觀變於陰陽也。發揮於剛柔而生爻，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，窮理盡性以至於命。昔者，聖人之作易也，將以順性命之理。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，立地之道曰柔

與剛，在天成象，在地成形。陰陽者言其氣，柔剛者言其形。變化始於氣象，而後成形。萬物資始乎天，成形乎地，故天曰陰陽，地曰柔剛也。或有在形而言陰陽者，本其始也；在氣而言柔剛者，要其終也。立人之道曰仁與義。兼三才而兩之，故易六畫而成卦。分陰分陽，迭用柔剛，故易六位而成章。天地定位，山澤通氣，雷風相薄，水火不相射。八卦相錯，數往者順，知來者逆。易八卦相錯變化，理備於往則順而知之，於來則逆而數之。是故，易逆數也。作《易》以逆觀來，事以前民用。雷以動之，風以散之，雨以潤之，日以烜之，艮以止之，兌以說之，乾以君之，坤以藏之。《略》神也者，妙萬物而為言者也。於此言神者，明八卦運動變化推移，莫有使之然者。神則无物，妙萬物而為言也。則雷疾風行，火炎水潤，莫不自然相與，為變化，故能萬物既成也。動萬物者，莫疾乎雷。撓萬物者，莫疾乎風。燥萬物者，莫燥乎火。說萬物者，莫說乎澤。潤萬物者，莫潤乎水。終萬物始萬物者，莫盛乎艮。故水火相逮，雷風不相悖，山澤通氣，然後能變化，既成萬物也。

《司馬法·仁本第一》古者，以仁為本，以義治之之謂正。正不獲意則權。權出於戰，不出於中人。是故殺人安人，殺之可也。攻其國，愛其民，攻之可也。以戰止戰，雖戰可也。故仁見親，義見說，智見恃，勇見方，信見信。內得愛焉，所以守也。外得威焉，所以戰也。戰道，不違時，不歷民病，所以愛吾民也。不加喪，不因凶，所以愛夫其民也。冬夏不興師，所以兼愛其民也。故國雖大，好戰必亡。天下雖安，忘戰必危。天下既平，天子大饗，春蒐秋獮，諸侯春振旅，秋治兵，所以不忘戰也。

《司馬法·定爵第三》凡戰，定爵位，著功罪，收遊士，申教詔，訊厥衆，求厥技，方慮極物，變嫌推疑，養力索巧，因心之動。凡戰，固衆，相利，治亂，進止服正，成耻，約法，省罰，小罪乃殺，小罪勝，大罪因。順天，阜財，懌衆，利地，右兵，是謂五慮。順天奉時，阜財因敵，懌衆勉若。利地，守隘險阻。右兵，弓矢禦，爰矛守，戈戟助。

《老子》第三十二章 道常無名，朴雖小，天下不敢臣。侯王若能守之，萬物將自賓。天地相合，以降甘露，民莫之令而自均。始制有名，名亦既有，天亦將知之。知止，所以不殆。譬道之在天下，猶川谷之與江海。

《管子·宙合第十一》左操五音，右執五味。懷繩與準鈎，多備規軸。減溜大成，是唯時德之節。春采生，秋采菹，夏處陰，冬處陽，大賢之德長。《略》天不一時，地不一利，人不一事，可正而視。定而履，深而迹。夫天地一險一易，若

鼓之有停，撞撞則擊。天地萬物之橐，宙合有橐天地。

《管子·形勢解第六十四》天，覆萬物，制寒暑，行日月，次星辰，天之常也。治之以理，終而復始。主，牧萬民，治天下，莅百官，主之常也。治之以法，終而復始。【略】天不失其常，則寒暑得其時，日月星辰得其序。主不失其常，則羣臣得其義，百官守其事。

又春者陽氣始上，故萬物生。夏者陽氣畢上，故萬物長。秋者陰氣始下，故萬物收。冬者陰氣畢下，故萬物藏。故春夏生長，秋冬收藏，四時之節也。賞賜刑罰，主之節也。四時未嘗不生殺也，主未嘗不賞罰也。故曰：春秋冬夏不更其節也。

天覆萬物而制之，地載萬物而養之，四時生長萬物而收藏之，古以至今，不更其道，故曰：古今一也。

又風，漂物者也。風之所漂，不避貴賤美惡。雨，濡物者也。雨之所墮，不避大小強弱。風雨至公而無私，所行無常鄉。人雖遇漂濡，而莫之怨也。故曰：風雨無鄉，而怨怒不及也。

又起居時，飲食節，寒暑適，則身利而壽命益。起居不時，飲食不節，寒暑不適，則形體累而壽命損。

又日月，昭察萬物者也。天多雲氣，蔽蓋者衆，則日月不明。人主，猶日月也。羣臣多姦立私，以擁蔽主，則主不得昭察其臣下，臣下之情，不得上通，故姦邪日多，而人主愈蔽。故曰：日月不明，天不易也。

《管子·版法解第六十六》欲見天心，明以風雨，故曰：風雨無違，遠近高下，各得其嗣。萬物尊天而貴風雨。所以尊天者，爲其莫不受命焉也。所以貴風雨者，爲其莫不待風而動，待雨而濡也。若使萬物釋天而更有所受命，釋風而更有所仰動，釋雨而更有所仰濡，則無爲尊天而貴風雨矣。

《管子·臣乘馬第六十八》桓公問管子曰：請問乘馬。管子對曰：國無儲，在令。桓公曰：何謂國無儲，在令？管子對曰：一農之量，壤百畝也，春事二十五日之內。桓公曰：何謂春事二十五日之內？管子對曰：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，七十日而陰凍釋。陰凍釋而執耒，百日不執耒，故春事二十五日之內耳也。今君立扶臺，五衢之衆皆作。君過春而不止，民失其二十五日，則五衢之內阻棄之地也。起一人之繇，百畝不舉。起十人之繇，千畝不舉。起百人之繇，萬畝不舉。起千人之繇，十萬畝不舉。春已失二十五日，而尚有起夏作，是春失其

地，夏失其苗，秋起繇而無止，此之謂穀地數亡。穀失於時，君之衡藉而無止，民食什伍之穀，則君已藉九矣。【略】彼王者不奪民時，故五穀興豐。五穀興豐，則士輕祿，民簡賞。彼善爲國者，使農夫寒耕暑耘，力歸於上。女勤於織微而織歸於府者，非怨民心傷民意，高下之策，不得不然之理也。

《文子·卷上·符言》《老子》曰：聖人同死生，愚人亦同死生。聖人同死生，明於分理。愚人同死生，不知利害之所在。道懸天，物佈地，和在人，人主不和即天氣不下，地氣不上，陰陽不調，風雨不時，人民疾饑。

《文子·卷下·自然》《老子》曰：清虛者，天之明也，無爲者，治之常也，去恩惠，舍聖智，外賢能，廢仁義，滅事故，棄佞辯，禁姦僞，則賢不肖者齊於道矣。靜則同，虛則通，至德無爲，萬物皆容，虛靜之道，天長地久，神微周盈，於物無宰。十二月運行，周而復始，金木水火土，其勢相害，其道相待。故至寒傷物，無寒不可，至暑傷物，無暑不可，故可與不可皆可。是以大道無所不可，可在其理，見可不趨，見不可不去，可與不可，相爲左右，相爲表裏。凡事之要，必從一始，時爲之紀，自古及今，未嘗變易，謂之天理。上執大明，下用其光，道生萬物，理於陰陽，化爲四時，分爲五行，各得其所。與時往來，法度有常。下及無能，上道不傾，羣臣一意。天地之道，無爲而備，無求而得，是以知其無爲而有益也。

《老子》曰：樸，至大者無形狀。道，至大者無度量。故天圓不中規，地方不中矩。往古來今謂之宙，四方上下謂之宇。道在其中而莫知其所，故見不遠者，不可與言大；知不博者，不可與論至。

又《老子》曰：聖人天覆地載，日月照臨，陰陽和，四時化，懷萬物而不同，無故無新，無疏無親。故能法天者，天不一時，地不一材，人不一事，故緒業多端，趨行多方。故用兵者，或輕或重，或貪或廉，四者相反，不可一也。【略】夫天地不懷一物，陰陽不產一類，江海不讓水潦以成其大，山林不讓枉桡以成其崇，聖人不辭其負薪之言以廣其名。夫守一隅而遺萬方，取一物而棄其餘，則所得者寡，而所治者淺矣。

又名各自命，類各自以，事由自然，莫出於己。若欲挾之，乃是離之。若欲飾之，乃是賊之。天氣爲魂，地氣爲魄，反之玄妙，各處其宅，守之勿失，上通太一，太一之精，通合於天。天道嘿嘿，無容無則，大不可極，深不可測，常與入化，智不能得。輪轉無端，化遂如神，虛無因循，常後而不先。

又《老子》曰：夫道者，體圓而法方，背陰而抱陽，左柔而右剛，履幽而戴

明，變化無常，得一之原，以應無方，是謂神明。天圓而無端，故不得觀其形。地方而無涯，故莫窺其門。天化遂無形狀，地生長無計量。夫物有勝，唯道無勝。所以無勝者，以其無常形勢也。輪轉無窮，象日月之運行，若春秋之代謝。日月之晝夜，終而復始，明而復晦，制形而無形，故功可成。物物而不物，故勝而不屈。廟戰者帝，神化者王。廟戰者法天道，神化者明四時。修正於境內，而遠方懷德；制勝於未戰，而諸侯賓服也。古之得道者，靜而法天地，動而順日月，喜怒合四時，號令比雷霆，音氣不戾八風，詘申不違五度。因民之欲，乘民之力，爲之去殘除害。夫同利者相死，同情者相成，同行者相助，循己而動，天下爲闢。故善用兵者，用其自爲用。不能用兵者，用其爲己用。用其自爲用，天下莫不可用。用其爲己用，無一人之可用也。

《文子》卷下《下德》《老子》曰：陰陽陶冶萬物，皆乘一炁而生。上下離心，炁乃上蒸，君臣不和，五穀不登，春肅秋榮，冬雷夏霜，皆賊炁之所生也。天地之間，一人之身也。六合之內，一人之形也。故明於性者，天地不能脅也。審於符者，怪物不能惑也。聖人由近以知遠，以萬里爲一同。炁蒸乎天地，禮義廉恥不設，萬民莫不相侵暴虐，猶在乎混冥之中也。

又《老子》曰：清靜之治者，和順以寂寞，質真而素樸，閒靜而不躁，在內而合乎道，出外而同乎義。其言略而循理，其行悅而順情，其心和而不僞，其事素而不飾。不謀所始，不議所終，安即留，激即行，通體乎天地，同精乎陰陽，一和乎四時，明朗乎日月，與道化者爲人，機巧詐僞莫載乎心。是以天覆以德，地載以樂，四時不失序，風雨不爲虐，日月清靜而揚光，五星不失其行，此清靜之所明也。

又《老子》曰：雷霆之聲可以鐘鼓象也，風雨之變可以音律知也。大可睹者，可得而量也；明可見者，可得而蔽也；聲可聞者，可得而調也；色可察者，可得而別也。夫至大，天地不能函也；至微，神明不能見也。及至建律曆，別五色，異清濁，味甘苦，即樸散而爲器矣。

又《老子》曰：天愛其精，地愛其平，人愛其情。天之精，日月星辰，雷霆風雨也；地之平，水火金木土也；人之情，思慮聰明喜怒也。

又《老子》曰：帝者體太一，王者法陰陽，霸者則四時，君者用六律。體太一者，明於天地之情，通於道德之倫，聰明照於日月，精神通於萬物，動靜調於陰陽，喜怒和於四時，覆露皆道，溥洽而無私，蜎飛蠕動，莫不依德而生，德流方外，

名聲傳乎後世。法陰陽者，承天地之和，德與天地參，光明與日月並照，精神與鬼神齊靈，戴圓履方，抱表寢繩，內能理身，外得人心，發施號令，天下從風。則四時者，春生夏長，秋收冬藏，取與有節，出入有量，喜怒剛柔，不離其理，柔而不脆，剛而不折，寬而不肆，肅而不悖，優游委順，以養羣類。

《文子》卷下《上仁》《老子》曰：天地之炁，莫大於和。和者，陰陽調，日夜分，故萬物春分而生，秋分而成，生與成，必得和之精。故積陰不生，積陽不化，陰陽交接，乃能成和。是以聖人之道，寬而栗，嚴而溫，柔而直，猛而仁。夫太剛則折，太柔則卷，道正在於剛柔之間。夫繩之爲度也，可卷而懷也，引而申之，可直而布也，長而不橫，短而不窮，直而不剛，故聖人體之。夫恩推即懦，懦即不威；嚴推即猛，猛即不和；愛推即縱，縱即不令；刑推即禍，禍即無親，是以貴和也。

《鬼谷子·持樞》持樞謂：春生夏長，秋收冬藏，天之正也，不可干而逆之。逆之者，雖成必敗。故人君亦有天樞，生養成藏，亦復不別，干而逆之。逆之，雖盛必衰。此天道，人君之大綱也。

《墨子》卷一《七患第五》故雖上世之聖王，豈能使五穀常收而旱水不至哉？然而無凍餓之民者，何也？其力時急而自養儉也。故《夏書》曰：禹七年水，《殷書》曰：湯五年旱，此其離凶饑甚矣，然而民不凍餓者，何也？其生財密，其用之節也。故食無備粟，不可以待凶饑。庫無備兵，雖有義不能征無義。

《墨子》卷五《非攻上第十七》今還夫好攻伐之君，又飾其說以非子墨子曰：以攻伐之爲不義，非利物與？昔者禹征有苗，湯伐桀，武王伐紂，此皆立爲聖王，是何故也？子墨子曰：子未察吾言之類，未明其故者也。彼非所謂攻，謂誅也。昔者有三苗大亂，天命殛之，日妖宵出，雨血三朝，龍生廟，大哭乎市，夏冰，地坼及泉，五穀變化，民乃大振。高陽乃命玄宮，禹親把天之瑞令，以征有苗。四電誘祗，有神人面鳥身，若瑾以待，搃矢有苗之祥。苗師大亂，後乃遂幾。禹既已克有三苗，焉磨爲山川，別物上下，卿制大極，而神民不違，天下乃靜，則此禹之所以征有苗也。還至平夏王桀，天有誥命，日月不時，寒暑雜至，五穀焦死，鬼呼國，鸛鳴十夕餘。乃命湯於鑪宮，用受夏之大命。夏德大亂，予既卒其命於天矣，往而誅之，必使女堪之。湯焉敢奉率其衆，是以鄉有夏之境，帝乃使陰暴毀有夏之城。少少，有神來告曰：夏德大亂，往攻之，予必使汝大堪之。予既受命於天，天命融隆火于夏之城間西北之隅。湯奉桀衆以克有，屬諸侯於薄，

薦章天命，通于四方，而天下諸侯莫敢不賓服，則此湯之所以誅桀也。還至乎商王紂，天不序其德，祀用失時，兼夜中，十日雨土于薄，九鼎遷止，婦妖宵出，有鬼宵吟，有女爲男，天雨肉，棘生乎國道，王兄自縱也。赤鳥銜珪，降周之岐社，曰：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國。泰顛來賓，河出綠圖，地出乘黃。武王踐功，夢見三神曰：予既沈湎殷紂于酒德矣，往攻之，予必使汝大堪之。武王乃攻狂夫，反商之周，天賜武王黃鳥之旗。王既已克殷，成帝之來，分主諸神，祀紂先王，通維四夷，而天下莫不賓。焉襲湯之緒，此即武王之所以誅紂也。若以此三聖王者觀之，則非所謂攻，所謂誅也。

《墨子》卷六《節用上第二十》 其爲衣裳何以爲？冬以圍寒，夏以圍暑。凡爲衣裳之道，冬加溫夏加清者，芊絰不加者去之。其爲宮室何以爲？冬以圍風寒，夏以圍暑雨。凡爲宮室加固者，芊絰不加者去之。

《墨子》卷六《節用中第二十一》 古者人之始生未有宮室之時，因陵丘掘穴而處焉。聖王慮之，以爲掘穴，曰：冬可以辟風寒。逮夏，下潤濕，上熏蒸，恐傷民之氣，於是作爲宮室而利。然則爲宮室之法將奈何哉？子墨子言曰：其旁可以圍風寒，上可以圍雪霜雨露，其中蠲潔，可以祭祀，官牆足以爲男女之別，則止。諸加費不加民利者，聖王弗爲。

《墨子》卷七《天志中第二十七》 故古者聖王，明知天鬼之所福，而辟天鬼之所憎，以求興天下之利，而除天下之害。是以天之爲寒熱也，節四時，調陰陽雨露也。時五穀熟，六畜遂，疾病戾疫凶飢則不至。是故子墨子曰：今天下之君子，中實將欲導道利民，本察仁義之本，天意不可不慎也。【略】且吾所以知天之愛民之厚者，有矣。曰：以曆爲日月星辰，以昭道之。制爲四時春秋冬夏，以紀綱之。隆雷雪霜雨露，以長遂五穀麻絲，使民得而財利之。列爲山川谿谷，播賦百事，以臨司民之善否。

《慎子·君人五》 古之全大體者，望天地，觀江海，因山谷，日月所照，四時所行，雲布風動。不以智累心，不以私累己。寄治亂於法術，託是非於賞罰，屬輕重於權衡。不逆天理，不傷情性。不吹毛而求小疵，不洗垢而察難知。不引繩之外，不推繩之內。不急法之外，不緩法之內。守成理，因自然。禍福生乎道法，而不出乎愛惡。榮辱之責在乎己，而不在乎人。

《孟子注疏》卷一下《梁惠王章句上》 王知夫苗乎。七八月之間旱，則苗槁矣。天油然作雲，沛然下雨，則苗浡然興之矣。其如是，孰能禦之？注以苗生喻人

歸也。周七八月，夏之五六月也。油然，興雲之貌。沛然下雨，以潤槁苗，則浡然已盛，孰能止之。

《莊子》卷四《在宥第十一》 黃帝立爲天子十九年，令行天下，開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，故往見之，曰：我聞吾子達於至道，敢問至道之精。吾欲取天地之精，以佐五穀，以養民人。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，爲之奈何？廣成子曰：而所欲問者，物之質，而所欲官者，物之殘也。自而治天下，雲氣不待族而雨，草木不待黃而落，日月之光益以荒矣。而佞人之心翦翦者，又奚足以語至道。【略】雲將曰：朕願有問也。鴻蒙仰而視雲將曰：吁。雲將曰：天氣不和，地氣鬱結，六氣不調，四時不節。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羣生，爲之奈何？鴻蒙拊脾雀躍掉頭曰：吾弗知，吾弗知。

《莊子》卷七《田子方第二十一》 孔子見老聃，【略】曰：何謂邪？曰：心困焉而不能知，口辟焉而不能言。嘗爲女議乎其將。至陰肅肅，至陽赫赫。肅肅出乎天，赫赫發乎地。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，或爲之紀而莫見其形。消息滿虛，一晦一明，日改月化，日有所爲而莫見其功。生有所乎萌，死有所乎歸，歸於散也。始終相反乎無端，而莫知乎其所以。非是也，且孰爲之宗。

《莊子》卷七《知北遊第二十二》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，四時有明法而不議，萬物有成理而不說。聖人者，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。是故至人無爲，大聖不作，觀於天地之謂也。今彼神明至精，與彼百化。物已死生方圓，莫知其根也。扁然而萬物，自古以固存。六合爲巨，未離其內。秋毫爲小，待之成體。天下莫不沈浮，終身不故。陰陽四時運行，各得其序。惛然若亡而存，油然不形而神，萬物畜而不知，此之謂本根，可以觀於天矣。

《莊子》卷八《則陽第二十五》 少知問於大公調曰：【略】四時殊氣，天不賜，故歲成。殊氣自有，故能常有。若本無之而由天賜，則有時而廢。○賜，與也。五官殊職，君不私，故國治。文武大人不賜，故德備。萬物殊理，道不私，故無名。無名故無爲，無爲而無不爲。時有終始，世有變化，禍福淳淳，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，自殉殊面。有所正者有所差，比於大澤，百材皆度。觀乎大山，木石同壇。此之謂丘里之言。少知曰：然則謂之道足乎。大公調曰：不然，今計物之數，不止於萬，而期曰萬物者，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。是故天地者，形之大者也。陰陽者，氣之大者也。道者爲之公。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，已有之矣，乃將得比哉。則若以斯辯，譬猶狗馬，其不及遠矣。

《六韜》卷一《守國第八》 文王問太公曰：「守國奈何？」太公曰：「齋，將語君天地之經，四時所生，仁聖之道，民機之情。王齋七日，北面再拜而問之。太公曰：「天生四時，地生萬物。天下有民，聖人牧之。故春道生，萬物榮。夏道長，萬物成。秋道斂，萬物盈。冬道藏，萬物靜。盈則藏，藏則復起。莫知所終，莫知所始。聖人配之，以爲天地經紀。」

聖人之在天地間也，其實固大矣。因其常而視之，則民安。夫民動而爲機，機動而得失爭矣。故發之以其陰，會之以其陽。爲之先倡，而天下和之。極反其常，莫進而爭，莫退而遜。守國如此，與天地同光。

《韓非子》卷六《解老第二十》 道者，萬物之所然也，萬理之所稽也。理者，成物之文也。道者，萬物之所以成也。故曰：道，理之者也。物有理，不可以相薄。物有理不可以相薄，故理之爲物之制。萬物各異理，而道盡稽萬物之理，故不得不化。不得不化，故無常操。無常操，是以死生氣稟焉，萬智斟酌焉，萬事廢興焉。天得之以高，地得之以藏，維斗得之以成其威，日月得之以恒其光，五常得之以常其位，列星得之以端其行，四時得之以御其變氣，軒轅得之以擅四方，赤松得之以與天地統，聖人得之以成文章。

又 周公曰：「冬日之閉凍也不固，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。天地不能常修常費，而況於人乎。故萬物必有盛衰，萬事必有弛張，國家必有文武，官治必有賞罰。」

漢·桓寬《鹽鐵論》卷四《輕重第十四》 文學曰：「邊郡山居谷處，陰陽不和，寒凍裂地，衝風飄鹵，沙石凝積，地勢無所宜。地形訓曰：北方曰大冥，曰寒澤。北方有不釋之冰。中國，天地之中，陰陽之際也，地形訓曰：中央四達，風氣之所通，雨露之所會也。日月經其南，斗極出其北，含衆和之氣，產育庶物。今去而侵邊，多斥不毛寒苦之地，是猶棄江皋河濱，而田於嶺坂菹澤也。轉倉廩之委，飛府庫之財，以給邊民。中國困於繇役，邊民苦於戍禦。力耕不便種糴，無桑麻之利，仰中國絲絮而後衣之，皮裘蒙毛，曾不足蓋形，夏不失複，冬不離窟，父子夫婦內藏於專室土園之中。中外空虛，扁鵲何力，而鹽鐵何福也。」

漢·陸賈《新語》卷上《道基第一》《傳》曰：「天生萬物，以地養之，聖人成之。功德參合，而道術生焉。故曰：張日月，列星辰，序四時，調陰陽，布氣治性，次置五行，春生夏長，秋收冬藏，陽生雷電，陰成雪霜，養育羣生，一茂一亡，潤之以風雨，曝之以日光，溫之以節氣，降之以殞霜，位之以衆星，制之以斗衡，

苞之以六合，羅之以紀綱，改之以災變，告之以禎祥，動之以生殺，悟之以文章。故在天者可見，在地者可量，在物者可紀，在人者可相。故地封五嶽，畫四瀆，規洿澤，通水泉，樹物養類，苞殖萬根，暴形養精，以立羣生，不違天時，不奪物性，不藏其情，不匿其詐。故知天者仰觀天文，知地者俯察地理。跛行喘息，蜎飛蠕動之類，水生陸行，根著葉長之屬，爲寧其心而安其性，蓋天地相承，氣感相應而成者也。於是先聖乃仰觀天文，俯察地理，圖書乾坤，以定人道，民始開悟，【略】當斯之時，四瀆未通，洪水爲害。禹乃決江疏河，通之四瀆，致之於海，大小相引，高下相受，百川順流，各歸其所，然後人民得去高險，處平土。

漢·陸賈《新語》卷上《無爲第四》 故近河之地濕，近山之地燥，以類相及也。故山川出雲雨，丘阜生缺一字氣。

漢·劉安《淮南子》卷一《原道訓》 天運地滯，輪轉而無廢，水流而不止，與萬物終始。風興雲蒸，事無不應，雷聲雨降，竝應無窮。鬼出電入，龍興鸞集，鈞旋轂轉，周而復匝，已彫已琢，還反於樸，無爲爲之而合于道，無爲言之而通乎德，恬愉無矜而得于和，有萬不同而便于性，神託于秋毫之末，而大與宇宙之總，其德優天地而和陰陽，節四時而調五行，响姬覆育，萬物羣生，潤于草木。【略】昔者馮夷、大丙之御也，乘雲車，入雲蜺，游微霧，以雲蜺爲馬游行也，微霧天之微氣。驚悅忽，歷遠彌高以極往。經霜雪而無迹，照日光而無景。扶搖挾抱羊角而上，經紀山川，蹈騰崑崙，排闔闔，鑰天門。末世之御，雖有輕車良馬，勁策利鍛，不能與之爭先。是故大丈夫恬然無思，澹然無慮，以天爲蓋，以地爲輿，四時爲馬，陰陽爲御，乘雲陵霄，與造化者俱。縱志舒節，以馳大區。區宅大宅謂天也。可以步而步，可以驟而驟，令雨師灑道，使風伯掃塵，雨師畢星，風伯箕星。電以爲鞭策，電激氣故以爲鞭策。雷以爲車輪。雷轉氣故以爲車輪。上游于霄霓之野，下出于無垠之門，劉覽偏照，復守以全。經營四隅，還反於樞。故以天爲蓋，則無不覆也。以地爲輿，則無不載也。四時爲馬，則無不使也。陰陽爲御，則無不備也。陰陽次敘以成萬物無所缺也。是故疾而不搖，遠而不勞，四支不動，聰明不損，而知八紘九野之形埒者，何也。八紘天之八維，九野八方中央也。執道要之柄，而游於無窮之地。是故天下之事，不可爲也，因其自然而推之。萬物之變，不可究也，秉其要歸之趣。夫鏡水之與形接也，不設智故，而方圓曲直弗能逃也。【略】師曠之聰，合八風之調，而不能聽十里之外。故任一人之能，不足以治三畝之宅也。修道理之數，因天地之自然，則六合不足均也。是故禹之決瀆也，因水以爲師。神農

之播穀也，因苗以爲教。夫萍樹根於水，木樹根於土，鳥排虛而飛，獸蹠實而走，蛟龍水居，虎豹山處，天地之性也。兩木相摩而然，金火相守而流，員者常轉，窅者主浮，自然之勢也。是故春風至則甘雨降，生育萬物，羽者嫗伏，毛者孕育，草木榮華，鳥獸卵胎。莫見其爲者，而功既成矣。秋風下霜，倒生挫傷，鷹鵬搏鷲，昆蟲蟄藏，草木注根，魚鼈湊淵。莫見其爲者，減而無形。木處榛巢，水居窟穴，禽獸有芄，人民有室，陸處宜牛馬，舟行宜多水，匈奴出穢裘，于越生葛絺。各生所急，以備燥濕。各因所處，以御寒暑。竝得其宜，物便其所。由此觀之，萬物固以自然，聖人又何事焉。【略】天下之物，莫柔弱於水，然而大不可極，深不可測，脩極於無窮，遠淪於無涯，息耗減益，通於不訾。量也。上天則爲雨露，下地則爲潤澤。萬物弗得不生，百事不得不成。

漢·劉安《淮南子》卷三《天文訓》 天墜未形，馮馮翼翼，洞洞濶濶，故曰大昭。道始于虛鄢，虛鄢生宇宙，宇宙生氣。氣有漢垠，清陽者薄靡而爲天，重濁者凝滯而爲地。清妙之合專易，重濁之凝濁難，故天先成而地後定。天地之襲精爲陰陽，陰陽之專精爲四時，四時之散精爲萬物。積陽之熱氣生火，火氣之精者爲日。積陰之寒氣爲水，水氣之精者爲月。日月之淫爲精者爲星辰，天受日月星辰，地受水潦塵埃。昔者共工與顓頊爭爲帝，怒而觸不周之山。天柱折，地維絕。天傾西北，故日月星辰移焉。地不滿東南，故水潦塵埃歸焉。天道曰圓，地道曰方。方者主幽，圓者主明。明者，吐氣者也，是故火曰外景。幽者，含氣者也，是故水曰內景。吐氣者施，含氣者化，是故陽施陰化。天之偏氣，怒者爲風。地之含氣，和者爲雨。陰陽相薄，感而爲雷，激而爲霆，亂而爲霧。陽氣勝則散而爲雨露，陰氣勝則凝而爲霜雪。【略】虎嘯而谷風至，龍舉而景雲屬。麒麟鬪而日月食，鯨魚死而彗星出，蠶珥絲而商弦絕，賁星墜而勃海決。人主之情，上通于天，故誅暴則多飄風，枉法令則多蟲螟，殺不辜則國赤地，令不收則多淫雨。虎，土物也。谷風，木風也。木生於土，故虎嘯而谷風至。龍，水也，雲生水，故龍舉而景雲屬。屬會也。赤地，旱也。干時之令不收納，則久雨爲災。四時者，天之吏也。日月者，天之使之也。星辰者，天之期也。虹蜺、彗星者，天之忌也。雄爲虹，雌爲蜺，忌禁也。天有九野，九千九百九十九隅，去地五億萬里。九野，九天之野也。一野千一百一十一隅。五星、八風、二十八宿、五官、六府、紫宮、太微、軒轅、咸池、四守、天阿。【略】何謂八風，距冬至四十五日，條風至。條風至四十五日，明庶風至。明庶風至四十五日，清明風至。清明風至四十五日，景風至。景風至四十

五日，涼風至。涼風至四十五日，闔闔風至。闔闔風至四十五日，不周風至。不周風至四十五日，廣莫風至。條風至，則出輕繫，去稽留。明庶風至，則正封疆，修田疇。清明風至，則出幣帛，使諸侯。景風至，則爵有位，賞有功。涼風至，則報地德，祀四郊。闔闔風至，則收縣垂，琴瑟不張。不周風至，則修宮室，繕邊城。廣莫風至，則閉關梁，決刑罰。【略】陽氣爲火，陰氣爲水。水勝，故夏至溼。火勝，故冬至燥。燥故炭輕，溼故炭重。日冬至，井水盛，盆水溢，羊脫毛，麋角解，鵲始巢，八尺之修，日中而景丈三尺。日夏至而流黃澤，石精出，蟬始鳴，半夏生，蟲蟲不食駒犢，鷩鳥不搏黃口，八尺之景，修徑尺五寸。景脩則陰氣勝，景短則陽氣勝。陰氣勝則爲水，陽氣勝則爲旱。陰陽刑德有七舍。何謂七舍？室、堂、庭、門、巷、術、野。十二月德居室三十日，先日至十五日，後日至十五日，而徙所居各三十日。德在室則刑在野，德在堂則刑在術，德在庭則刑在巷，陰陽相德，則刑德合門。八月、二月陰陽氣均，日夜分平，故曰刑德合門。德南則生，刑南則殺，故曰二月會而萬物生，八月會而草木死，兩維之間，九十一度十六分度之五而升，日行一度，十五日爲一節，以生二十四時之變。斗指子，則冬至，音比黃鍾。加十五日指癸，則小寒，音比應鍾。加十五日指丑，則大寒，音比無射。加十五日指報德之維，則越陰在地，故曰距冬至四十六日而立春，陽氣凍解，音比南呂。加十五日指寅，則雨水，音比夷則。加十五日指甲，則雷驚蟄，音比林鍾。加十五日指卯中繩，故曰春分則雷行，音比蕤賓。加十五日指乙，則清明風至，音比仲呂。加十五日指辰，則穀雨，音比姑洗。加十五日指常羊之維，則春分盡，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夏，大風濟，音比夾鍾。加十五日指巳，則小滿，音比太簇。加十五日指丙，則芒種，音比大呂。加十五日指午，則陽氣極，故曰有四十六日而夏至，音比黃鍾。加十五日指丁，則小暑，音比大呂。加十五日指未，則大暑，音比太簇。加十五日指背陽之維，則夏分盡，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秋，涼風至，音比夾鍾。加十五日指申，則處暑，音比姑洗。加十五日指庚，則白露降，音比仲呂。加十五日指酉中繩，故曰秋分雷戒，蟄蟲北鄉，音比蕤賓。加十五日指辛，則寒露，音比林鍾。加十五日指戌，則霜降，音比夷則。加十五日指號通之維，則秋分盡，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冬，草木畢死，音比南呂。加十五日指亥，則小雪，音比無射。加十五日指壬，則大雪，音比應鍾。加十五日指子，故曰陽生於子，陰生於午。陽生於子，故十一月冬至，鵲始加巢，人氣鍾首。陰生於午，故五月爲小刑，薺麥亭歷枯，冬生草木必死。【略】甲子氣燥濁，丙子

氣燥陽，戊子氣溼濁，庚子氣燥寒，壬子氣清寒，丙子干甲子，蟄蟲早出，故雷早行。戊子干甲子，胎天卵鰥，鳥蟲多傷。庚子干甲子，有兵。壬子干甲子，春有霜。戊子干丙子，雹。庚子干丙子，夷。壬子干丙子，雹。甲子干丙子，地動。庚子干戊子，五穀有殃。壬子干戊子，夏寒雨霜。甲子干戊子，介蟲不爲。丙子干戊子，大旱，菰封燠。壬子干庚子，太剛，魚不爲。甲子干庚子，草木再死再生。丙子干庚子，草木復榮。戊子干庚子，歲或存或亡。甲子干壬子，冬乃不藏。丙子干壬子，星墜。戊子干壬子，蟄蟲冬出其鄉。庚子干壬子，冬雷其鄉。季春三月，豐隆乃出，以將其雨。至秋三月，地氣不藏，乃收其殺，百蟲蟄伏，靜居閉戶，青女乃出，以降霜雪。行十二時之氣，以至于仲春二月之夕，乃收其藏而閉其寒。女夷鼓歌，以司天和，以長百穀禽鳥草木。孟夏之月，以熟穀木，雉鳴長鳴，爲帝候歲。是故天不發其陰，則萬物不生。地不發其陽，則萬物不成。天圓地方，道在中央，日爲德，月爲刑，月歸而萬物死，日至而萬物生。遠山則山氣藏，遠水則水蟲蟄，遠木則木葉槁。日五日不見，失其位也，聖人不與也。

【略】日入于虞淵之汜，曙於蒙谷之浦，行九州七舍，有五億萬七千三百九里。禹以爲朝、晝、昏、夜。夏日至則陰乘陽，是以萬物就而死。冬日至則陽乘陰，是以萬物仰而生。晝者陽之分，夜者陰之分，是以陽氣勝則日脩而夜短，陰氣勝則日短而夜脩。【略】故日規生矩殺，衡長權藏，繩居中央，爲四時根。道日規，始於一，一而不生，故分而爲陰陽，陰陽合和而萬物生。故曰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萬物。天地三月而爲一時，故祭祀三飯以爲禮，喪紀三踊以爲節，兵重三罕以爲制。以三參物，三三如九，故黃鍾之律九寸而宮音調，因而九之，九九八十一，故黃鍾之數立焉。黃者，土德之色。鍾者，氣之所種也。日冬至德氣爲土，土色黃，故曰黃鍾。律之數六，分爲雌雄，故曰十二鍾，以副十二月。十二各以三成，故置一而十一，三之，爲積分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，黃鍾大數立焉。凡十二律，黃鍾爲宮，太簇爲商，姑洗爲角，林鍾爲徵，南呂爲羽。物以三成，音以五立，三與五如八，故卵生者八竅。律之初生也，寫鳳之音，故音以八生，黃鍾爲宮，宮者，音之君也。故黃鍾位子，其數八十一，主十一月，下生林鍾。林鍾之數五十四，主六月，上生太簇。太簇之數七十二，主正月，下生南呂。南呂之數四十八，主八月，上生姑洗。姑洗之數六十四，主三月，下生應鍾。應鍾之數四十二，主十月，上生蕤賓。蕤賓之數五十七，主五月，上生大呂。大呂之數七十六，主十二月，下生夷則。夷則之數五十一，主七月，上生夾鍾。夾鍾之數六十八，主二

月，下生無射。無射之數四十五，主九月，上生仲呂。仲呂之數六十，主四月，極不生。徵生宮，宮生商，商生羽，羽生角，角生姑洗，姑洗生應鍾，比於正音，故爲和。應鍾生蕤賓，不比正音，故爲繆。日冬至，音比林鍾，浸以濁。日夏至，音比黃鍾，浸以清。以十二律應二十四時之變，甲子，仲呂之徵也。丙子，夾鍾之羽也。戊子，黃鍾之宮也。庚子，無射之商也。壬子，夷則之角也。

又 太陰治春，則欲行柔惠溫涼。太陰治夏，則欲布施宣明。太陰治秋，則欲修備繕兵。太陰治冬，則欲猛毅剛彊。三歲而改節，六歲而易常，故三歲而一饑，六歲而一衰，十二歲一康。【略】太陰、小歲、星、日、辰五神皆合，其日有雲氣風雨，國君當之。天神之貴者，莫貴於青龍，或曰天一，或曰太陰。太陽所居，不可背而可鄉。北斗所擊，不可與敵。天地以設，分而爲陰陽，陽生於陰，陰生於陽。陰陽相錯，四維乃通。或死或生，萬物乃成。岐行喙息，莫貴於人，孔竅肢體，皆通於天。天有九重，人亦有九竅。天有四時以制十二月，人亦有四肢以使十二節。天有十二月以制三百六十日，人亦有十二肢以使三百六十節。故舉事而不順天者，逆其生者也。以日冬至數來歲正月朔日，五十日者，民食足。不滿五十日，日減一斗。有餘日，日益一升。有其歲司也。【略】攝提格之歲，歲早水晚旱，稻疾，蠶不登，菽麥昌，民食四升。寅在甲曰闕蓬。單閼之歲，歲和，稻菽麥蠶昌，民食五升。卯在乙曰旃蒙。執除之歲，歲早旱晚水，小饑，蠶閉，麥熟，民食三升。辰在丙曰柔兆。大荒落之歲，歲有小兵，蠶小登，麥昌，菽疾，民食二升。巳在丁曰強圉。敦牂之歲，歲大旱，蠶登，稻疾，菽麥昌，禾不爲，民食二升。午在戊曰著離。協洽之歲，歲有小兵，蠶登，稻昌，菽麥不爲，民食三升。未在己曰屠維。涒灘之歲，歲和，小雨行，蠶登，菽麥昌，民食三升。申在庚曰上章。作鄂之歲，歲有大兵，民疾，蠶不登，菽麥不爲，禾蟲，民食五升。酉在辛曰重光。掩茂之歲，歲小饑，有兵，蠶不登，麥不爲，菽昌，民食七升。戌在壬曰玄默。大淵獻之歲，歲有大兵，大饑，蠶開，菽麥不爲，禾蟲，民食三升。困敦之歲，歲大霧起，大水出，蠶稻麥昌，民食三斗。子在癸曰昭陽。赤奮若之歲，歲有小兵，早水，蠶不出，稻疾，菽不爲，麥昌，民食一升。

漢·劉安《淮南子》卷五《時則訓》 孟春之月，招搖指寅，昏參中，旦尾中。其位東方，其日甲乙，盛德在木，其蟲鱗，其音角，律中太簇，其數八，其味酸，其臭羶，其祀戶，祭先脾。東風解凍，蟄蟲始振，魚上負冰，獺祭魚，候鴈北。【略】孟春行夏令，則風雨不時，草木早落，國乃有恐。行秋令，則其民大疫，飄風

暴雨總至，黎莠蓬蒿並興。孟春溫仁，而秋正金鐵之令，氣不和，故民疫疾，風雨限至。故黎莠蓬蒿疏穢之草並興盛也。行冬令，則水潦為敗，雨霜大雹，首稼不入。冬，陰也，水泉湧起，而春行之，故為敗。氣不和，故雨霜大雹，百穀惟稼先種，故曰首稼不入不熟也。正月官司司空，其樹楊。仲春之月，招搖指卯，昏弧中，旦建星中。其位東方，其日甲乙，其蟲鱗，其音角，律中夾鍾。其數八，其味酸，其臭羶，其祀戶，祭先脾。始雨水，桃李始華，自冬冰雪至此春分穀雨，故曰始雨水，桃李於是皆秀華。蒼庚鳴，鷹化為鳩。【略】是月也，日夜分，雷始發聲，蟄蟲咸動蘇。分，等也。冬陰閉固，雷伏不發，是月陽升，雷始發聲也。咸，皆。動蘇，生也。先雷三日，振鐸以令於兆民曰：雷且發聲，有不戒其容止者，生子不備，必有凶災。以雷電合房室者，生子必有瘡癰通精癡狂之疾。【略】仲春行秋令，則其國大水，寒氣總至，寇戎來征。仲春，陽中也。陽氣長養，而行秋節殺戮之令，故寒氣猥至，寇兵來征伐其國。行冬令，則陽氣不勝，麥乃不熟，民多相殘。仲春行冬陰之令，陰氣勝陽，故陽不勝，則麥不升熟，民相殘賊。行夏令，則其國大旱，燠氣早來，蟲螟為害。仲春行夏太陽之令，故大旱，陽氣熱，故螟極。陽生陰，故蟲螟作害也。蟲食苗心曰螟。二月官倉，其樹杏。二月興農播穀，故官倉也。杏有竅在中，竅在中，像陰布散在上，故其樹杏。季春之月，招搖指辰，昏七星中，旦牽牛中。其位東方，其日甲乙，其蟲鱗，其音角，律中姑洗。是月陽氣養生，去故就新，故曰姑洗。其數八，其味酸，其臭羶，其祀戶，祭先脾，桐始華，田鼠化為鴽，虹始見，萍始生。【略】是月也，生氣方盛，陽氣發泄，句者畢出，萌者盡達，不可以內。【略】命司空，時雨將降，下水上騰，循行國邑，周視原野，司空，主水土之官。下水上騰，恐有浸漬傷害五穀，故循行徧視之也，廣平曰原，郊外曰野。修利隄防，導通溝瀆，達路除道，從國始，至境止。【略】令國讎，九門磔攘，以畢春氣。行是月令，甘雨至三旬。季春行冬令，則寒氣時發，草木皆肅，國有大恐。季春行冬令寒殺之氣也，故寒氣時起。草木上疎曰肅。行夏令，則民多疫疾，時雨不降，山陵不登。季春行夏元陽之令，氣不和，故民疫疾，雨澤不降，故草木不登成。行秋令，則天多沈陰，淫雨早降，兵革並起。秋，金氣用事，水之母也。季春行之，故多陰沈為雨。金為兵革，故並起。三月官鄉，其樹李。孟夏之月，招搖指巳，昏翼中，旦婺女中。其位南方，其日丙丁，盛德在火，其蟲羽，其音徵，律中仲呂，其數七，其味苦，其臭焦，其祀竈，祭先肺。螻蟈鳴，邱蟪出，王瓜生，苦菜秀。【略】孟夏行秋令，則苦雨數來，五穀不滋，四隣入保。行冬令，則草木早枯，後乃大水，敗壞城郭。行春令，則蟲蝗為敗，暴風來格，秀草不實。孟夏當繼續增高，助陽長養，而行春時啓蟄之令，故致蟲蝗之敗。春，木

氣，多風，故言暴風來至，使當秀之草不長茂也。四月官田，其樹桃。仲夏之月，招搖指午，昏亢中，旦危中。其位南方，其日丙丁，其蟲羽，其音徵，律中蕤賓，其數七，是月陰氣萎蕤在下，像主人也，陽氣在上，像賓客也，故曰蕤賓。其味苦，其臭焦，其祀竈，祭先肺。小暑至，螳螂生，鵙始鳴，反舌無聲。鵙，博勞鳥也。五月陰氣於下，博勞至應陰而鳴，殺蛇於木。反舌，百舌鳥也，能辨變其舌，反易其聲，以效百鳥之鳴，故謂百舌。無聲者，五月陽氣極於上，微陰起於下，百舌無陰，故無聲也。【略】仲夏行冬令，則雹霰傷穀，道路不通，暴兵至。冬冰凍，故雹霰傷害五穀也。冬氣閉，藏又多雨水，故道路壞不通，利暴害之兵橫來至也。行春令，則五穀不熟，百糧時起，其國乃饑。行秋令，則草木零落，果實蚤成，民殃於疫。五月官相，其樹榆。季夏之月，招搖指未，昏心中，旦奎中。其位中央，其日戊己，盛德在土，其蟲羸，其音宮，律中百鍾，其數五，百鍾，林鍾。是月陽盛陰起，生養萬物，故曰百鍾。其數五，五行數土第五也。其味甘，其臭香，其祀中霤，祭先心。涼風始至，蟋蟀居奧，鷹乃學習，腐草化為螢。【略】是月也，樹木方盛，勿敢斬伐，不可以合諸侯，起土功。動衆興兵，必有天殃。土潤溽暑，大雨時行，利以殺草蕪田疇，以肥土壘。夏至後三十日大暑節，火王也。潤海而疆澤重，又有時雨。燒薙，行水灌之，如以熱湯，可以成蕪田疇，美土疆之界畔。季夏行春令，則穀實解落，多風飢，民乃遷徙。行秋令，則邱隰水潦，稼穡不熟，乃多女災。行冬令，則風寒不時，鷹隼蚤擊，四鄙入保。六月官少內，其樹梓。孟秋之月，招搖指申，昏斗中，旦畢中。其位西方，其日庚辛，盛德在金，其蟲毛，其音商，律中夷則，其數九，其味辛，其臭腥，其祀門，祭先肝。涼風至，白露降，寒蟬鳴，鷹乃祭鳥，用始行戮。【略】是月農始升穀，天子嘗新，先薦寢廟。命百官，始收斂，完隄防，謹障塞，以備水潦，修城郭，繕宮室。所以為水潦之備者，以月建在酉，酉中有畢星好雨也。毋以封侯，立大官，行重幣，出大使。行是月令，涼風至三旬。孟秋行冬令，則陰氣大勝，介蟲敗穀，戎兵乃來。行春令，則其國乃旱，陽氣復還，五穀無實。春陽亢燥，而行其令，故旱也。陽氣還者，此月涼風，而反行溫風之令，故敗穀，令無實也。行夏令，則冬多火災，寒暑不節，民多瘡疾。夏火王，而行其令，故多火災。寒暑相干，故不節，多瘡疾。瘡疾，寒暑所生。七月官庫，其樹棟。仲秋之月，招搖指酉，昏牽牛中，旦觜雫中。其位西方，其日庚辛，其蟲毛，其音商，律中南呂，其數九，其味辛，其臭腥，其祀門，祭先肝。涼風至，候鷹來，玄鳥歸，羣鳥翔。【略】是月也，雷乃始收，蟄蟲培戶，殺氣浸盛，陽氣日衰，水始涸，涸，凝竭，或作盛，言陰勝也。日夜分。【略】仲秋行春令，則秋雨不降，草木生榮，國有大恐。春陽氣，而

行其令，故雨不降。又溫煦之仁，故草木生榮華也。氣相干，必有災咎，故國大惶恐。行夏令，則其國乃旱，蟄蟲不藏，五穀皆復生。行炎陽之令，故旱涸。氣熱，故蟄蟲不藏，使五穀復生。行冬令，則風災數起，收雷先行，草木早死。冬行寒氣激之令，故有風災。又冬閉藏，故收雷先行，草木早死也。八月官尉，其樹柘。季秋之月，招搖指戌，昏虛中，旦柳中，其位西方，其日庚辛，其蟲毛，其音商，律中無射，陰氣上升，陽氣下降，萬物隨陽而藏，無射出現也。其數九，其味辛，其臭腥，其祀門，祭先肝。候鴈來，賓雀入大水為蛤，鴈以仲秋先至者為主，後至者為賓。大水，海水也。菊有黃華，豺乃祭獸戮禽。【略】是月也，霜始降，百工休。乃命有司曰，寒氣總至，凝聚而至也。民力不堪，其皆入室。上下入學習吹，大饗帝，嘗犧牲，合諸侯，制百縣，為來歲受朔日，與諸侯所稅於民，輕重之法，貢歲之數，以遠近土地所宜為度。【略】是月草木黃落，乃伐薪為炭，蟄蟲咸俯。【略】季秋行夏令，則其國大水，冬藏殃敗，民多飢饉。季秋陰氣，而行夏月霖雨之令，故大水。火氣熱，故冬藏殃敗也。火金相干，故民飢饉，鼻不通利。行冬令，則國多盜賊，邊境不寧，土地分裂。行春令，則燠風來至，民氣解惰，師旅並興。九月官候，其樹槐。孟冬之月，招搖指亥，昏危中，旦七星中。其位北方，其日壬癸，盛德在水，其蟲介，其音羽，律中應鍾，其數六。其味鹹，其臭腐，其祀井，祭先腎。水始冰，地始凍，雉入大水為蜃，虹藏不見。【略】孟冬行春令，則凍閉不密，地氣發泄，民多流亡。春陽氣散，故凍閉不密，地氣發泄也。民多流亡，像陽氣布散。行夏令，則多暴風，方冬不寒，蟄蟲復出。冬當閉藏，反行夏盛陽之令，故多暴疾。陽氣溫，故盛冬不寒，令蟄伏之蟲復出也。行秋令，則雪霜不時，小兵時起，土地侵削。秋氣干冬，大寒不當雪而雪，不當霜而霜，故曰不時。十月官司馬，其樹檀。仲冬之月，招搖指子，昏壁中，旦軫中。其位北方，其日壬癸，其蟲介，其音羽，律中黃鍾，其數六，其味鹹，其臭腐，其祀井，祭先腎。冰益壯，地始坼，鴉鳴不鳴，虎始交。【略】是月也，日短至，陰陽爭，君子齋戒，處必掩，身欲靜，去聲色，禁嗜欲，寧身體，安形性。是月也，荔挺出，芸始生，邱蟄結，麋角解。水泉動則伐樹木，取竹箭，罷官之無事，器之無用者，涂闕庭門閭，築園囿，所以助天地之閉。仲冬行夏令，則其國乃旱，氛霧冥冥，雷乃發聲。夏氣炎陽，故其國旱。清濁相干，故氛霧冥冥也。行秋令，則其時雨水，瓜瓠不成，國有大兵。秋金氣，水之母也。故雨水。水金用事，故有大兵。行春令，則蟲螟為敗，水泉咸竭，民多疾病。春陽氣，蟄伏生，故蟲螟敗穀，水泉竭也。陽干陰，氣未和，故多疾病。十一月官都尉，其樹棗。季冬之月，招搖指丑，昏婁中，旦氐中。其位北方，其日壬癸，其

蟲介，其音羽，律中大呂，其數六，其味鹹，其臭腐，其祀井，祭先腎。鴈北鄉，鵲加巢，雉雊雞呼卵。【略】季冬行秋令，則白露早降，介蟲為雉，四鄙入保。秋節白露，故白露早降。介甲之蟲為雉，災。金氣為兵，故四境之民入城郭自保守也。行春令，則胎夭傷，國多痼疾，命之曰逆。季冬大寒，而行春溫之令，氣不和，謂胎夭傷，國多痼疾，逆風氣之由也。行夏令，則水潦敗國，時雪不降，冰凍消釋。夏氣炎陽，有多霖雨，故水潦敗國也。時雪當降而不降，冰凍不當消而消釋，皆干時之徵。十二月官獄，其樹櫟。五位：東方之極。【略】南方之極。【略】中央之極。【略】西方之極。【略】北方之極，自九澤窮夏晦之極，北至令正之谷，有凍寒積冰，雪雹霜霰，漂潤羣水之野，顛頊、玄冥之所司者，萬二千里。【略】六合：孟春與孟秋為合，仲春與仲秋為合，季春與季秋為合，孟夏與孟冬為合，仲夏與仲冬為合，季夏與季冬為合，孟春始贏，孟秋始縮。仲春始出，仲秋始內。出，二月播種，內，八月收斂。季春大出，季秋大內，孟夏始緩，孟冬始急。緩，四月陽安。急，十月寒肅。仲夏至脩，仲冬至短。夏至北極，冬至南極，短脩皆在至前。季夏德畢，季冬刑畢。故正月失政，七月涼風不至。二月失政，八月雷不藏。三月失政，九月不下霜。四月失政，十月不凍。五月失政，十一月蟄蟲冬出其鄉。六月失政，十二月草木不脫。七月失政，正月大寒不解。東風不解凍也。八月失政，二月雷不發。不發聲也。九月失政，三月春風不濟。濟，止也。十月失政，四月草木不實。實，長也。十一月失政，五月下霜。十二月失政，六月五穀疾狂。疾狂，不華而實也。春行夏令，泄。象盛陽發泄。行秋令，水。水生於中，故水。行冬令，肅。象氣肅急。夏行春令，風。象春木氣多。行秋令，蕪。象秋氣蕪穢生。行冬令，格。格，鼓也。象冬斷刑，恩澤致格不流下。秋行夏令，華。象夏氣樹華茂。行春令，榮。象春氣生榮華。行冬令，耗。耗，零落也。冬行春令，泄。象春氣布散發泄也。行夏令，旱。早象陽炎。行秋令，霧。秋氣陰故亂霧。製度陰陽，大制有六度，天為繩，地為準，春為規，夏為衡，秋為矩，冬為權。繩者，所以繩萬物也。準者，所以準萬物也。規者，所以員萬物也。衡者，所以平萬物也。矩者，所以方萬物也。權者，所以權萬物也。【略】明堂之制，靜而法準，動而法繩，春治以規，秋治以矩，冬治以權，夏治以衡，是故燥溼寒暑以節至，甘雨膏露以時降。

漢·劉安《淮南子》卷七《精神訓》

古未有天地之時，惟像無形，窈窕冥冥，芒芟漠閔，瀕濛鴻洞，莫知其門。有二神混生，經天營地，孔乎莫知其所終極，滔乎莫知其所止息。於是乃別為陰陽，離為八極，剛柔相成，萬物乃形。【略】天有

四時、五行、九解、三百六十六日，人亦有四支、五藏、九竅、三百六十六節，天有風雨寒暑，人亦有取與喜怒。故膽爲雲，膽，金也。金石雲之所出，故爲雲。肺爲氣，肺，火也。故爲氣。肝爲風，肝，木也。木爲風生，故爲風。腎爲雨，腎，水也。因水故雨，雨或作電。腎，水也。水爲光，故爲電。脾爲雷，以與天地相參也，而心爲之主。是故耳目者，日月也。血氣者，風雨也。日中有踰鳥，而月中有蟾蜍，日月失其行，薄蝕無光。風雨非其時，毀折生災，五星失其行，州國受殃。

漢·劉安《淮南子》卷八《本經訓》 太清之始也，和順以寂漠，質真而素樸，閑靜而不躁，推而無故。【略】通體于天地，同精于陰陽，一和于四時，明照于日月，與造化者相雄雌。是以天覆以德，地載以樂，四時不失其叙，風雨不降其虐，日月淑清而揚光，五星循軌而不失其行。當此之時，玄元至陽而運照，鳳麟至，著龜兆，甘露下，竹實滿，流黃出而朱草生，機械詐僞莫藏於心。【略】積壤而邱處，糞田而種穀，掘地而井飲，疏川而爲利，築城而爲固，拘獸以爲畜，則陰陽繆戾，四時失叙，雷霆毀折，電霰降虐，氛霧雪霜不霽，而萬物焦天。【略】是以松柏菌露夏槁，江河三川絕而不流，夷羊在牧，飛蛩滿野，天旱地坼，鳳凰不下，句爪居牙，戴角，出距之獸，於是驚矣。【略】天地之合和，陰陽之陶化萬物，皆乘一氣者也。是故上下離心，氣乃上蒸，君臣不和，五穀不爲。距冬至至四十六日，天含和而未降也，懷氣而未揚，自立冬至至皆未動也。陰陽儲與，呼吸浸潭，包裹風俗，斟酌萬殊，旁薄衆宜，以相嘔附醞釀，而成育羣生。是故春肅秋榮，冬雷夏霜，皆賊氣之所生。由此觀之，天地宇宙，一人之身也；六合之內，一人之制也。是故明於性者，天地不能脅也；審於符者，怪物不能惑也。【略】天地之大，可以矩表識也。星月之行，可以歷推得也。雷震之聲，可以鼓鍾寫也。風雨之變，可以音律知也。【略】帝者，體太一。王者，法陰陽。霸者，則四時。君者，用六律。乘太一者，牢籠天地，彈壓山川，彈山川，令出雲雨，復能堅止之。含吐陰陽，伸曳四時，紀綱八極，經緯六合，覆露照導，普汜無私。蠓飛蠕動，莫不仰德而生。陰陽者，承天地之和，形萬殊之體，含氣化物，以成埒類，羸縮卷舒，淪於不測，終始虛滿，轉於無原。四時者，春生夏長，秋收冬藏，取予有節，出入有時，開闔張歛，不失其叙，喜怒剛柔，不離其理。六律者，生之與殺也，賞之與罰也，予之與奪也，非此無道也。故謹於權衡準繩，審乎輕重，足以治其境內矣。是故體太一者，明於天地之情，通於道德之倫，聰明燿於日月，精神通於萬物，動靜調於陰陽，喜怒和于四時，德澤施于方外，名聲傳于後世。法陰陽者，德與天地參，明與日月並，

精與鬼神總，戴圓履方，抱表懷繩，內能治身，外能得人，發號施令，天下莫不從風。【略】天愛其精，地愛其平，人愛其情。天之精，日月星辰雷電風雨也。地之平，水火金木土也。人之情，思慮聰明喜怒也。

漢·劉安《淮南子》卷一三《汜論訓》 古者有整而繕領，以王天下者矣。其德生而不辱，予而不奪，天下不非其服，同懷其德。當此之時，陰陽和平，風雨時節，萬物蕃息，鳥鵲之巢可俯而探也，禽獸可羈而從也。豈必褻衣博帶，句襟委章甫哉。古者民澤處復穴，冬日則不勝霜雪霧露，夏日則不勝暑熱蟲蚋。聖人乃作，爲之築土構木，以爲宮室，上棟下宇，以蔽風雨，以避寒暑，而百姓安之。【略】今世之祭井竈、門戶、箕箒、臼杵者，非以其神爲能饗之也，恃賴其德，煩苦之無已也。是故以時見其德，所以不忘其功也。觸石而出，膚寸而合，不崇朝而雨天下者，唯太山。赤地三年而不絕流，澤及百里而潤草木者，唯江河也。是以天子秩而祭之。

漢·劉安《淮南子》卷一五《兵略訓》 所謂天數者，左青龍，右白虎，前朱雀，後玄武。所謂地利者，後生而前死，左牡而右牝。所謂人事者，慶賞信而刑罰必。動靜時，舉錯疾。此世傳之所以爲儀表者，固也，然而非所以生。儀表者，因時而變化者也。是故處於堂上之陰，而知日月之次序。見瓶中之冰，而知天下之寒暑。夫物之所以相形者微，唯聖人達其至。【略】故善用兵者，上隱之天，下隱之地，中隱之人。隱之天者，無不制也。何謂隱之天，大寒甚暑，疾風暴雨，大霧冥晦，因此而爲變者也。何謂隱之地，山陵邱阜，林叢險阻，可以伏匿而不見形者也。何謂隱之人，蔽之於前，望之於後，出奇行陳之間，發如雷霆，疾如風雨，擗巨旗，止鳴鼓，而出入無形，莫知其端緒者也。故前後正齊，四方如繩，出入解續，不相越凌，翼輕邊利，或前或後，離合聚散，不失行伍，此善修行陳者也。

漢·劉安《淮南子》卷二〇《泰族訓》 天設日月，列星辰，調陰陽，張四時，日以暴之，夜以息之，風以乾之，雨露以濡之。其生物也，莫見其所養而物長。其殺物也，莫見其所喪而物亡。此之謂神明。夫濕之至也，莫見其形而炭已重矣。風之至也，莫見其象而木已動矣。日之行也，不見其移。騏驥倍日而馳，草木爲之靡。縣燧未轉，而日在其前。故天之且風，草木未動而鳥已翔矣。鳥巢居知風也。其且雨也，陰晦未集而魚已噉矣。魚潛居知雨也。以陰陽之氣相動也。故寒暑燥濕，以類相從。聲響疾徐，以音相應也。【略】故大人者，與天地合德，